



我与里根

（美）詹姆斯·贝克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我 与 里 根

〔美〕 唐纳德·里甘 著

苗 锋 徐克继 译
刘式南 范 悦

中国展望出版社

经新闻出版署(91)图管字 90 号文件批准出版
责任编辑:廖东进

我 与 里 根

〔美〕唐纳德·里甘著

苗锋等 译

中 国 展 望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原子能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5 字数:277 千字
1992 年 4 月 北京第 1 版 1992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7—5050—0944—3/D·102 定价:8.9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唐纳德·里甘曾先后任美国总统的财政部长和白宫办公厅主任。书中披露了里根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政府在伊朗门事件、税制改革、美苏首脑会谈等重要事件的内幕，并首次公开了里甘与里根总统夫人南希的矛盾冲突及其它有关的逸闻。出版后在美国引起很大轰动，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之一。1989年再版时，作者曾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

本书对于了解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政府领导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政府与国会的关系等，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可供我国从事外交、国际关系、经济贸易、历史等工作和其他方面有兴趣的人员阅读。

献给
我的夫人安
和所有支持过我的
人们

目 录

前言

第一部分：一剂毒药

- | | | |
|---|-----------|-------|
| 1 | 初起波澜····· | (7) |
| 2 | 蒙在鼓里····· | (29) |
| 3 | 直捣黄龙····· | (49) |
| 4 | 祸见倪端····· | (65) |
| 5 | 总统之心····· | (92) |

第二部分：美国式生活

- | | | |
|----|----------------|-------|
| 6 | 成长····· | (117) |
| 7 | 经验教训····· | (138) |
| 8 | 推测行事····· | (160) |
| 9 | 谋杀总统····· | (181) |
| 10 | 秘书的税：一个比喻····· | (189) |
| 11 | 为文明纳税····· | (221) |

第三部分：白宫岁月

- | | | |
|----|-------------------|-------|
| 12 | “让里根还是里根”····· | (240) |
| 13 | 新闻与新闻障碍····· | (263) |
| 14 | 随机因素····· | (287) |
| 15 | 在日内瓦与戈尔巴乔夫会晤····· | (317) |
| 16 | 完成里根革命····· | (344) |
| 17 | 雷克雅未克：失望与胜利····· | (364) |
| 18 | 混乱的定义····· | (385) |

19 公然动怒.....	(396)
后记：对公职的反思	(406)
新任总统.....	(412)

前 言

蒲鲁塔克在《亚历山大传》一书中写道：“最荣耀的功勋并不总是最能给人以明确的善恶之感。有时候，一个瞬间，一个表情，甚至一句玩笑，都比最著名的攻坚战、最伟大的战役，或最残酷的战斗更能使人看清一个人的品性和好恶。”

我曾在里根政府中供职六年多，担任财政部长和白宫办公厅主任。在我提笔写下这段回忆时，我始终牢记着蒲鲁塔克的这段话，按照我的记忆，尽可能准确地描写出我所见到的总统，我在任职期间所遇到的人和我曾参与过的大事。

虽然在写作过程中，我曾参考过我的一些非机密的笔记，以确定某些日期和事实，但我并未根据机密文件撰写我的这部回忆录。我在回忆录中没有引用或阐述任何未发表或未公开的总统文件或其他白宫机密文件。我一生中始终坚持对自己的活动和谈话做详细记录。就是在为总统工作期间，也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这些随时写下的笔记，再加上报纸，就是我撰写这部回忆录的基本材料来源。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可能会对此感到失望，但是，描写第四十届总统，实在没有必要参考秘密文件，因为，实际上没有官方秘密可言。在里根政府中，泄密已成为一种艺术形式。总统及其亲密伙伴所做或所知道的每件事，或几乎每件都立即见诸于报纸或广播电视。

本书除了引用报刊报道之外，不录街谈巷议之说，在我

所记述的所有事例中，除个别情况外，均为我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有时，为了表现被引述者的直接体验，需要描述一些背景情况时，我也总要直接引用或转述目击者所亲白对我说过的话。对个人原话的引用均以我的笔记或明确无误的回忆为根据。为了尊重总统本人和白宫政府，我在书中凡引用总统的原话，除已见诸报刊的以外，均未加引号。

由于有些事情不说清楚会使读者产生困惑，我在本书中披露了里根的白宫班子中可以说是保守得最为严密的内部秘密。这种秘密放在任何一个美国家庭里都会只是一种无害的、甚至是引人入胜的秘密。而且，就我所知，这秘密八年来一直是白宫事务中一个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从未对国家造成过不可弥补的损失。比起我国历史上任何一届总统来，里根更能激起其崇拜者的激情，也更善于使其敌手困惑而不知所措。读者将根据自己的不同感受，对这一秘密或者会感到震惊，或者只做喷饭一笑。

信笔涂鸦与精描细绘之间的区别就在于笔触的运用，我在描述我一生中这一段最有意思、最使人发狂的经历时，就力求做到笔触细腻。书中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伊朗门事件、总统的信念、作风和经济思想，与米·谢·戈尔巴乔夫的谈判，我与南希·里根的分歧）均曾被总统及其夫人的代理人系统地、添油加醋地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

我不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我在记述我自己作为总统主要助手的所见所为时，没有引入任何新的内容，而只是想对在报刊中已有的范围广泛而又充满谬误的报道加些注释，提供一些术语的解释和一些不同的说法。在这些杂乱无章的新闻报道中，对于其中的错误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当然主要地不应该由报界负责；记者所写的和所广播的都是他们所听到的

事情，而他们所听到的，又常常是谎言。因此，那些知道真情的人们就有责任制止谎言畅行无阻地写入历史。

在这部回忆录里，我通篇坦率地记述了我所知道的事实真相。这也是我一生中的习惯。我按照我所看到的和所理解的真相描述事物，要不然，写这本书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其他人也无疑将会从多少不尽相同的角度回忆起曾发生过的事情。他们将有机会在他们自己的回忆录中讲述这些同样的事例。我希望他们也能够直言无讳。总统最亲密的顾问们很早以前就已解决了有关里根年代的每件事是否都应付诸报刊的问题，我们应该放手让公众，让历史去判断真理与正义何在。

我认为，不容置疑的是：里根政府，正如它急不可耐地通过新闻媒介所宣扬的那样，以其非凡的成就，创造了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并且为后世留下了一个赢得平民拥护的极其光辉的典范。

第一部分

一剂毒药

1

初起波澜

南希·里根在心绪意乱的时候，说话略显口吃。1985年7月12日，星期五下午，南希从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给我打电话时，声音有点儿发抖。她告诉我，她的丈夫、美国总统需要做手术，切除一块很大的直肠息肉，这种病，最重要的是要治疗及时，所以，在南希告诉我手术可能要推迟一天半时，我感到很担心——准确地说，是很忧虑。

“我已经感到有一些问题，”由于我们是在电话里交谈，所以，我说话十分谨慎。“我是否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呢？”

“是的，也许有吧。”第一夫人回答说。

她的回答使我感到很担忧。我担心两件事——第一，里根总统的情况可能会比他的妻子能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更严重，第二，第一夫人选定手术日期会向她的星象家问卜。在这两种可能性中，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实际上，在我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期间，里根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行动，做出的每一个重要决定，都显然是听取了旧金山一个女星象家的意见，以确定行星是否都很吉祥地排列在一条直线上。

南希·里根似乎绝对相信这个女人的超人力量。这位女星象家1981年曾预言说，总统将有“一难”，结果，不久，

里根遇刺受伤。在此之前，里根夫人是向另一个星象家求签问卜的，现在，却认为她已失去了魔力。第一夫人亲切地称旧金山的这位女星象家为“我的朋友”。

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女星象家，但她已经成为我工作和国家最高事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了。里根夫人用电话向我转达星象家的预言，而我便在办公桌上摆上一个画满彩色符号的日历（日期数字上画一个绿色符号表示“吉”日，红色表示“凶”日，黄色表示“凶吉不定”），以帮助我记住哪一天是吉日，利于美国总统出行，或安排总统做公开演说，或与外国谈判。

里根夫人在从贝塞斯达打来的电话中，继续建议切除息肉的手术应该推迟进行。她说，“告诉拉里（白宫发言人斯皮克斯），就说总统将在下星期做手术。”而现在已经是星期五下午了，“拉里可以说，息肉比预想的要大，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说。”

南希的口气十分坚决，但语调里又透露出忧虑。虽然我完全不同意她给我提出的建议，但现在不是与焦虑的夫人争论的时候。不准新闻媒介透露半点儿风声，显然会使人感到有什么事瞒着。而如果发布一个有关手术日期的声明，则可能会有以后不得不收回的危险。

第一夫人挂上电话后，我立刻拨通了斯皮克斯的电话。斯皮克斯已经赶到了医院。我告诉他，发布这条消息时必须非常谨慎，只讲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此外绝对不要多讲一句。

我告诉他：“不要欺瞒，也不要惊慌。”

几分钟以后，白宫的高级医生伯顿·史密斯博士向我提供了关于总统检查结果的第一份正式报告。他说，肿瘤不是

恶性的，但有可能恶化。我的笔记中记有他在这次谈话中所描述的肿瘤（或称为“肿块”、“息肉”或“组织损伤”：每个医生所用的名词都不相同）“大小像高尔夫球”。总统在手术以后可能还要继续治疗七至十天，方可出院。

海军医生肯尼思·李向白宫做了详细报告，证实了这些一般检查的情况。他告诉我，里根夫人正在与总统医生商定手术日期。到日前为止，南希只对总统说，发现了一块息肉，必须切除。

手术日期问题一经提到总统本人面前，立即得到了解决。总统已做好准备，接受结肠镜检查，而且，手术前的一些初步处理，如禁食和清肠，也刚刚完毕。如果推迟手术日期，这些处置就要再做第二遍。而做两次处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总统问医生：为什么要推迟？请立即进行检查，然后马上做手术。我在医院里可以像在家里一样工作。

总统说这番话的时候是1985年7月12日，星期五。当天晚上，他要接受CAT检查和其他检查，并可得到肿瘤活组织初步检查的结果。手术定在星期六进行。

罗纳德·里根在与医生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兴奋而乐观，善解人意，而且彬彬有礼。虽然在我建议改变某些计划的时候，他不时提醒我，哪一天不适宜演说或公开露面，但我却不能肯定他是否知道第一夫人的星象家在他的活动日程安排中所起的作用。不过，在这种时刻，即使南希的“朋友”能够施展魔法，总统也显然不会去理睬她的。我后来才知道，这位星象家没有能够预示出在总统的肠子里会发现一个恶性肿瘤。

总统的所有决定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去执行。显

然，进行手术的决定就更加加重了这些工作的紧迫性和复杂性。总统说过，他在医院里能够像在白宫里一样工作；这就要求他的助手们要保证他在实际上能够做到这一点。在白宫中，我开始考虑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总统会受多长时间麻醉的影响而不能行使他的职责呢？根据第 25 条修正案的规定，暂时移交权力的程序又是如何呢？副总统乔治·布什当时恰好正与他的家属一起在缅因州肯尼班克港的别墅中休假。我在保密电话中告诉他总统病情不太好的消息。我们商定，他继续留在缅因州休假，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历史上没有一届政府像里根政府这样对新闻媒介如此敏感，也没有一届政府能比里根政府更受报刊和电视的影响。如何向新闻界发布有关总统病情的消息，极为重要，这不仅因为美国人民有权利知道事实真相，而且还与总统的和平思想有关。我知道他深深地关切着发布这条新闻的方式，既要使美国人民了解事情真相，又不致引起不适当的慌乱。

里根夫人掌握新闻发布分寸的能力很强，她对拉里·斯皮克斯说，必须避免使用“痛”和“肿块”这样的词句。虽然斯皮克斯不需要这种指导，但我还是告诉他，一定要与医生一起磋商，以便能够向记者充分而准确地描述总统的病情。

同时，我们向内阁成员和参众两院的领导人通报了总统的病情。我亲自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交换了意见，其中，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C·（“巴德”）麦克法兰对我说，他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向总统报告。

“我必须去见总统。”麦克法兰说。他的这句话几小时或几天以后就成了我非常熟悉的语句。

他的紧迫心情显而易见。正如麦克法兰后来所证实的那样，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所说的重要事情就是以色列总理关于